

似水流年

溜溜球里的童年

韩丝语

去年德克士“六一”儿童节套餐里，有一个可以发光的溜溜球。当时，我嘴里叼着一块炸鸡块，拆了它的包装，组装起“六一”儿童节的礼物。组装好后，我将顶端绳子套过右手中指。用力一甩，接着一提，溜溜球就在我手上飞速旋转。转着转着，就转到了流光溢彩的童年。

我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，向着自己的小叔叔讨要溜溜球。索求未果，哭着跑向奶奶告状。后来，奶奶出钱让小叔叔帮忙买了一个溜溜球。他轻哄着小姑娘，手把手地教他的小侄女把玩溜溜球。小女孩渐渐停止了哭泣，睁着懵懂的小眼睛，笨拙地学着。欢声笑语留在了那年夏天，也刻在了小女孩的童年。

小时候，最喜欢放寒暑假了。每次放假，都盼着去爷爷奶奶家玩。那时候，绿皮火车承载着一代人的童年。火车呜呜向前，带着我们奔向远方。

我们风尘仆仆地到了爷爷奶奶家，桌上可口的饭菜，是难舍的回忆。奶奶烙的大饼，是小时最爱。

每逢冬日，最喜欢北方的土炕了，每年寒假，我都会窝在炕上赖床。当奶奶用柴火开始煮饭的时候，食物的香气扑面而来。赖床的小女孩窝在暖和的土炕上，扒着玻璃看。睁着好奇的眼睛，看着奶奶在外屋灶台前忙活，看着她到底在做啥好吃的。小叔叔也探过脑袋，凑过来看。这时爷爷从地窖里拿出冻得杠杠的排骨，放到水里泡着，留着奶奶等会儿做菜用。看来中午有红烧排骨吃了。

说起地窖，我还真的没下去过，只是远远地看着爷爷掀开盖在上面的板子，顺着梯子下去了。在东北，外面天气冷是冷了点，但却是天然的“大冰库”。那时候家里还没有冰箱和冰柜，老一辈人就弄了个地窖。里面冻着很多好吃的，比方说黏豆包、酸菜、猪肉啥的。小叔叔说，冻的黏豆包也能吃，我没有试过。

说到黏豆包，吃法可多了。蒸着吃，油炸吃都行。出锅后，再蘸着白砂糖，嗯，就是那个味。粘豆包是由糯米粉和玉米粉揉成面团，再将做好的豆沙馅包到面剂子中，最后收口捏紧，在面板上搓成圆形。

每次奶奶包的时候，我都会偷偷吃着甜甜的豆沙，那滋味能甜到心窝里。豆沙馅除了可以做黏豆包，还可做豆沙包。我每次都捣乱，把奶奶做豆沙包的面团，做成不同的模样。奶奶也乐呵呵地看着我在那里调皮捣蛋，还把我捏的“冰糖葫芦”一并上锅蒸了。没多久出锅了，我欢快吃着亲手做的小馒头，味道还不错。现在看来，奶奶用她特有的方式，守护着我天真烂漫的童年。

除了吃的，我还喜欢荡秋千。暑假时，爷爷在大铁门的门梁上，绑上两根粗粗的麻绳，下面再弄个板子，简易的秋千就做好了。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上面，爷爷在身后轻轻地推着。在双脚离地的那一瞬间，仿佛自己是一只小鸟，在爷爷的庇佑下，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。不知何时，小叔叔拿来奶奶自制的泡泡水，吹出一个又一个流光溢彩的泡泡。

童年之所谓童年，那是因为不用为未来的事情担忧，可以开开心心地做自己。可时光总是催促着我们长大，稚嫩的脸庞变成了大人的模样。随着小叔叔换声期开始，过年时送给我那包旺旺大礼包，成了离别的“见证者”。也许别离就是成长的一部分。自那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小叔叔。前不久，听说他结婚了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。

我吃着德克士的汉堡，吸了一口可乐。嘿，真好吃。然后瞅了瞅袋子里剩下的鸡米花，打算等一会儿再慢慢享用。童年的回忆，似捧在手中的汉堡一般，细细品尝，滋味才能钻进舌尖。

其实把自己当个小孩一样哄着，没什么不好。

“开始的开始，我们都是孩子。最后的最后，渴望变成天使。歌谣的歌谣，藏着童话的影子。孩子的孩子，该要飞往哪去？”我哼唱着《北京东路的日子》，顺手将厚厚一沓日历，从5月翻转至6月。未来的日子还很长，值得我亲身去经历、去体验。

打量镜中三十而立的韶华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不是吗？

心灵隽语

端午至，粽香浓

杨应和



端午未至，粽香却已在心底悄然浮动。

每当粽叶的清香掠过鼻尖，记忆便如潮水般漫回儿时的老厨房。母亲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，低头忙碌着。阳光透过木格窗棂，在她微微泛白的鬓角上跳跃，也照亮了案板上堆叠如小山的箬叶。

母亲包粽子，总是提前几天就开始筹备。她把陈年箬叶在沸水里滚过，与新采的嫩叶一同浸在清水中，直至把它们泡得柔软且富有韧性。糯米淘洗得干净，沥干后倒进白瓷盆里。白瓷盆旁边摆放着几个大碗，碗里各放着红枣、蜜枣、红豆、腊肠、咸肉等馅料。

母亲细心地用红、黄、蓝、绿等各种颜色的棉线区分不同馅料，远远望去，像一串串彩色的风铃，摇响了端午的期待。不同馅料的粽子，包裹着全家人各异的偏爱。

我独爱素白米粽的纯粹，母亲钟情蜜枣与腊肠交织的甜咸，奶奶总把红枣粽摆在枕边，仿佛要将这份香甜带进梦里。爷爷的碗里永远卧着油润的咸肉粽，哥哥喜欢红豆粽。父亲很是随和，任意一只粽子，都会说“好吃”。

包粽子时，母亲的手灵巧得像在跳舞。只见两片粽叶在她掌心轻轻一旋，便成了尖

底的漏斗。舀一勺糯米进去，食指在中央压出小窝，填入馅料，再覆上一层糯米。箬叶翻折，棉线缠绕，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我学着她的样子折腾，却总包出鼓胀的“歪嘴娃娃”。

父亲将包好的粽子一个一个整齐地码进大铁锅，加满水，灶膛里柴火“噼噼啪啪”作响。我们弟兄几个焦急地等待粽子煮熟的光景，漫长得像整个童年。

随着灶台上的大铁锅“咕嘟咕嘟”吐着泡泡，热气裹着粽香漫出锅盖缝隙，馋得我和哥哥围着灶台转圈圈。父亲不允许我们靠近灶台，防止被沸水烫伤。哥哥在厨房门口来回踱步，我数着挂钟的滴答声，把白糖罐擦了又擦。

终于等到揭盖时刻，氤氲水汽中，父亲用木铲小心翻动粽子，我们踮着脚辨认彩色线绳。

“红绳是蜜枣的！”

“蓝绳是咸肉的！”

“绿绳是红豆的！”

……

我抢着把各种馅的粽子拿到每个人的碗里。奶奶的红枣粽要放在枕边晾凉，爷爷的咸肉粽需配一碟辣酱。轮到自己时，顾不得烫便咬下去，白玉般的糯米黏在嘴角，白糖簌簌落满衣襟。母亲举着凉水追过来，嗔怪声里满是关爱。

时光匆匆，许多事情早已模糊不堪。可每当端午临近，粽香总会穿越岁月，轻轻地叩开记忆大门。它像父母一年一度小心翼翼的呼唤：“粽叶泡好了，糯米也备齐了，你们能回家吗？”

生活滋味

抢一份扬州炒饭

李慧慧

“叮——”一声清脆的提示音打断了我，我拿起手机一看，备注上写着：14:57，抢饭！原来是我自己定的女儿学校食堂的点餐提醒。我想起上周和友人聊天时，随口提到女儿的周三午餐有一道扬州炒饭特别受欢迎，我却一次都没抢到过。友人说，她总是提前设定好时间，然后专注地抢。我那时听她说完，立刻在手机上备注了一下。

此刻，我眼睛紧紧盯着手机屏幕，进入学校的点餐系统后，发现手机上还没显示出来可以点的餐食，我想起友人上次说过，先不要退出来，便专注地盯着屏幕待命。那一刻，我虔诚专注的样子估计比自己小时候上课还要认真，反正办公室里同事们的交谈声、键盘的敲击声，都渐渐远去，我的眼中、心中，只有那小小的手机屏幕。

我紧紧握着手机，屏幕上点餐界面的加载条爬得异常缓慢，只看到各种符号，还是没有显示，我不甘心，以为是办公室信号不好，我关掉无线网络，用了手机流量，刷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手机屏幕上总算有点餐的界面显示了，我先不去看前三天的，直接翻到周三午餐那边，迅速点击“扬州炒饭”选项，然而，就在这时，页面突然卡顿了一下，又显示出了圆圈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紧张得冷汗瞬间从额头冒出。“千万别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啊！”我心急如焚，比自己错过上班时间还要紧张，我的手指疯狂地点击着屏幕，嘴里不自觉地念叨着。

等待的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，每一秒都

让人备受煎熬。我感觉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几乎要跳出嗓子眼。终于，页面刷新，购物车里显示有了，我点击打开，没想到页面久久空白，手机又卡了，我分析着可能此刻家长们都在点餐吧。

我回想着刚才购物车里已经有了，安慰着自己，应该没关系吧，这回应该是抢到了吧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终于打开了页面，一看购物车里还在的，立即先把这一餐付好，刷了两下，真的存在，那一刻，我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，整个人长舒了一口气，“终于抢到了！”我如释重负，比完成一个重要项目还激动。

我忍不住兴奋地和同事分享自己终于抢到饭了，同事都笑了，觉得我有点夸张，我也觉得此刻的自己有点好笑，但又真的开心。

事后，与好友提起抢扬州炒饭的经历，她笑着说我的心愿有点小，抢到这样一份饭就如此开心。那肯定的，要知道为了这份炒饭，多少家长都像战士一样全力以赴，手指不停刷新，仿佛在参与一场紧张的竞赛。

那天回到家，我和女儿说抢到了扬州炒饭。女儿说，其实不用抢的，吃不到也没关系。还劝我，以后别抢了，那份炒饭量很多，吃不完的。

我分析着自己好笑的抢饭举动，以前我特别怕排队，看到人多，宁可饿肚子也不愿意抢，现在我为什么要抢呢？或许是为了那份小小的满足。就像友人上次说的，她给孩子抢到了扬州炒饭，孩子吃的时候，同学们你挖一勺，他挖一勺，那份小小的满足让孩子开心好久。